

Título del libro: 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a

沒人寫信給上校

Autor: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

Editorial: Central Book Publishing Company

Año de publicación: 1996

Número de páginas: 108

Nivel de dificultad / graduación: Muy difícil, para todos adultos

Dónde se puede encontrar:

ISBN: 968-411-201-7

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

索書號: 863.64 G165c 1981

Recomendación: (5) 4 3 2 1

文學名著，加深閱讀能力與故事解析能力；但得小心看到頭昏眼花，故一次閱讀建議五至八頁。

沒人寫信給上校 / 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a

Mis razones

選這本書的原因，是正好發現有同學正在研究賈西亞·馬奎斯(Gabriel García Márquez)的「魔幻寫實主義」(Realismo Mágico)，既然如此，就介紹一本此大師的傑作也好。馬奎斯後期的作品，對學生我實在是相當困難，「百年孤寂」超越學生我的程度太多，只好先選擇一本馬奎斯早期，偏向寫實主義的作品來著手。於是「沒人寫信給上校」(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a)這本短篇小說成為上上之選。

賈西亞·馬奎斯，無須贅言，拉丁美洲文學史中「魔幻寫實主義」的代表人物，雖然他自己並不如此承認；「沒人寫信給上校」一書是馬奎斯早期的作品，寫成於五零年代末，出版於一九六一年，是他的第二本小說；馬奎斯時年三十三歲，正在巴黎擔任記者工作。

在公開訪問中，馬奎斯本人曾透露，自己童年的生活，影響他日後的寫作與題材來源，所以「沒人寫信給上校」自是取材於他那曾參加過哥倫比亞內戰，當過上校軍人的外公；此小說中的「上校」，就是由許多哥倫比亞內戰之一中，退休的老上校。

Tema

故事主角，那「無名」的上校，似乎就代表了那些自戰爭退役的軍人們，他們或許被稱為「榮民」，在地方上有點名望，如故事中的上校，鎮民平時就稱他為「上校」，可是僅此而已；他們被國家所遺忘，就如同上校等那永不寄發下來的退休金，政府黃牛了。軍人的尊嚴是他們唯一擁有的財富，但現實對這點尊嚴，只能報以殘酷的態度而已。

書中充滿了悲痛的情節，許多無奈的現實不斷打擊著故事中的人物，不禁懷疑，不論是現今或舊時的退伍軍人，他們到底是「榮民」，抑或是「難民」？

Argumento

故事劇情如下：一位自哥倫比亞內戰中退休的老上校，晚年的唯一夢想，就是等著政府答應寄發下來的「退休金」，可是一等，就是二十幾年。而鎮上與外面唯一溝通的方式，就是靠著每個星期五，來回一次往返的通信船，於是，老上校會在每星期五，穿著整齊卻有些破舊的白色西裝，帶著一頂白色圓帽、一把雨傘、與一絲微薄的自尊，靜靜地站在碼頭旁，等待通信船的到來；可是二十多年來，到了郵局，都只有一個答案：「沒有您的信。」；沒有人寫信給上校。

唯一的兒子 Agustín，是家中的生計來源與情感的寄託，卻在不久前，與鬥雞賽的主持人起爭執，而被誤殺；據說是為了一位妓女爭風吃醋，但夫妻兩自始至終，都沒見過那位妓女。可是他們沒有追究原因是否如此，這個時代，公理是爭不回的，況且那位主持人，好像與政府有點關係，負責監視民間是否有反政府份子。

兒子 Agustín 是位優秀的鬥雞訓練者，留下一隻健壯的公雞，成為夫妻倆唯一回憶 Agustín 的象徵物。但他們還面臨一個問題：為了辦 Agustín 的喪事，抵押了房子，而現在討債的上門來了。不得已，將這隻鬥雞賣給了老上校的損友，一位小氣的玉蜀黍商。所得的錢，依舊不夠償還債務；即使如此，興沖沖的老上校，還是偕著妻子，買了雙光鮮亮麗的新皮鞋。得過且過吧，他們想；討債的上門來，假裝不在好了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上校的心情一天天沉重；鬥雞不見了，Agustín 的回憶也消失了；老妻看不過去，更無法承受丈夫的悲傷，勸老上校贖回鬥雞；又剛好在四十五天後，有個馬戲團要來這個淒涼的鎮上，到時一定會有鬥雞大會，若可能的話，這隻鬥雞能贏得高額的賭金。

數天後，上校突然差點心臟衰竭而暴斃，神父、醫生都找到家裡來；上校的心中，對一生最大的疑問：對 Agustín 的死開始感到憤怒，他已知自己走到人生盡頭，生命如風中殘燭，公理或許爭不回，但決不能帶著謊言進墳墓；他追問神父，神父是早一步到當初事件現場的；實際上，上校一直以爲，Agustín 是為政治而死，因為在抬回 Agustín 的屍體時，上校發現在 Agustín 白色的襯衫胸口，染上了報紙的油墨，而當時政府限制新聞自由，尤其是在這個鄉下地方，根本沒有報紙；上校如此堅信，兒子為此而死。

神父推說不知情，當他到的時候，人已死亡，也沒看見什麼報紙。那只剩一個辦法，向主持人問出實情來；在四十五天後的鬥雞賽後，一切應可解決。於是兩人決定了；老上校想賣掉皮鞋，不成，轉賣家中唯一能看的掛鐘；老妻乾脆找向平時閒呵牙的神父，死纏爛打之下，賣掉了自己的結婚戒指；最後贖回了鬥雞。但是，在老上校又一次，儀式般穿戴整齊地出門等那永不寄來的信時，兒子的朋友溜進屋子來，與老妻爭吵，更趁著因為爭吵而氣喘病發的老妻攤在地上之時，搶走了鬥雞；因為鬥雞賽的主持人，打算在馬戲團來之前，再舉辦一次鬥雞賽。兒子的朋友們，只有寄望那隻鬥雞來賺錢。

上校依舊等不到信，回家後自死裡逃生的妻子那聽到剛剛發生的事情。上校

默默地，挺著西裝，前往鬥雞場，討回兒子的遺物。他可能面對一生最痛恨的仇人，他卻也可以了解事實，可是時機不對，他想，現在只要帶回鬥雞而已。發覺上校的到來，原本鬧哄哄的鬥雞場頓時鴉雀無聲，中央的鬥雞場，有兒子的遺物，與那些所謂兒子的朋友；這時比賽的主持人出現了。

他說道：這隻鬥雞是你兒子的朋友他們帶來的，與我無關；你帶回去，我也不會阻止；此外，你兒子的死，我感到非常遺憾，大家當時都有帶「傢伙」，一吵起來，就擦槍走火，純粹意外；爲了補償你，我可以幫你領回退休金；大家都知道你等了二十幾年；因爲我跟「上面」有點關係，如何？

面對愚蠢的理由，與強烈的利誘，上校依然尊嚴地拒絕，安靜地帶走鬥雞。回到已被貼上繳款期限，隨時可能讓人抵走的家中，與妻子說明實情。當妻子聽到上校拒絕了利誘之後，又怒又氣，尊嚴已不重要了，剩下的是如何活著。

不會有人寄信給上校了。

我們吃什麼啊，剩下的四十五天，我們要吃什麼，你說啊；面對妻子無窮無盡的追問，不知爲何，彷彿爲自己無來由的自尊，與悲慘的晚年，下了最後的結論：**Mierda**。

Comentario

馬奎斯在此讓故事結束；他們要怎麼活下去？鬥雞會贏嗎？兒子的死會有明瞭的一天嗎？沒有人清楚。

本書對政治的反諷十分清晰，戰亂讓上校生活一無所有，政府不穩無法給予人民任何承諾，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扼殺也可能是兒子死亡的真相。

故事中的人名相當少，甚至連「上校」(El Coronel)在書中都沒有名字，只有鎮民的尊稱，老妻也是一樣；他們沒有名字，也不需要名字；他們就是困苦人民的象徵。

Las frases que me gustan más

El coronel necesitó setenta y cinco años—los setenta y cinco años de su vida, minuto a minuto—para llegar a ese instante. Se sintió puro, expícito, invencible, en el momento de responder:

---Mierda.

Estructura

此爲馬奎斯的個人小說，也可算是一本世界文學，寫給任何了解西班牙文(甚至帶有拉丁美洲文法)的讀者；但此書也有英文、法文、德文等等歐語翻譯版，亦有中文版。這也是反映政治與人民的寫實小說，寫出哥倫比亞那變幻無常、毫無信用的政府，與生活其下、衣食匱乏的困苦人民。

小說的結構很簡單，依照書中的兩位主角—上校與她的老妻的生活瑣事，有順序地連貫下來，分爲七個章節，沒有標題，只是生活的片段對話與事情描述。如大部分的文學名著一樣，整本書毫無插圖，只有馬奎斯全力編寫的文字，真實

地呈現當時哥倫比亞的社會問題。

小說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對話，而且都會連接著長串的动作與景物描述，各有特色：人物對話精簡，事物描寫複雜。要了解大概的意義，先由簡短的對話看起來比較好，感覺很像聽錄音帶，至少能懂個六七分左右，剩下的部分可以慢慢來補充；馬奎斯將對話編得字字珠璣，無法掠過任何對話來看故事內容。